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二

卷二

君虛子陳景元纂

道經

上善若水

上善者標人也若水者舉喻也夫志人虛懷無欲應變隨時不逆諸緣處善忘善故曰上善水能方圓凝釋深淺浮沉順道涵虛咸有其理唯至人兼而通之故曰若水且水蘊三能之近道七善之利物謂下文也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此三能之近道也水性平靜散潤一切天無水則陽旱地無水則塵飛利澤萬物故曰善利此一能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去實歸虛背高趨下壅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從於人故曰不爭此二能也人之情惡處下流好居上位而水則就卑受濁處惡不辭令物潔白獨納污辱處衆人之所惡此三能也幾近也夫水利物則其仁廣大不

爭則其德謙光處惡則其量忍垢舉水性之三能唯至人之一貫德行如斯去道不遠故曰近爾又解曰水為氣母王於北方其數六北方者陽德之始陰氣之終也生數一與道同也道亦謂之一道一者無一之一水一者有一之一也無一之一為道之體有一之一為道之用明水者道之用故曰幾於道也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至人所居善執謙下順物自然化及鄉黨如地在地善就卑下滋潤群物故曰居善地此一善也至人之心善保虛靜洞鑿幽微湛然通徹如水淵澄波流九變不失明靜故曰心善淵此二善也至人若與善行仁慈惠及天下不懷親愛如水膏潤善能升降無不濟故曰與善仁此三善也至人之言善守誠信不與物期自然符契如水景物妍醜無差流滿輒移行險不失故曰言善信此四善也至人從政善治於民

正容悟物物自順從如水清平善定高下滌蕩群物使無塵穢故曰政善治此五善也至人臨事善能任物隨器授職不失其材如水柔性善事方圓能隨形器無用不成故曰事善能此六善也至人動靜善觀其時出處應機能全其道如水之動善隨時變冬凝夏液不差其節故曰動善時此七善也

夫唯不爭故無尤矣

唯獨也此結上三能七善之辭也至人之所用心行事出處語默皆全于妙道合乎物宜而常守雌靜不與物爭物既不爭安有尤過之地又尤怨也言天下獨有不爭之人無所怨尤之者道體虛無而水數一道又不盈而善持故唯至人用之則幾於持而盈之不知其已盈滿也已止也夫執持盈滿之物而不知謙損者必見其傾覆矣慎其傾覆之禍不如早圖休止此垂戒也嚴君平作殖而盈之謂積其財寶也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揣度也又治也銳銛利也言人但知銛利  
欲心而貪趨富貴殊不知揣度妄情思治  
矯恣禍患之來不可長保君平曰富貴之  
於我猶登山而長望也名勢之於我猶奔  
電之忽過也言不可長保也鴻烈解曰白  
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乞  
入曰不義之得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  
能與人不若焚之無令人害白公弗聽也  
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以與眾出高  
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  
白公天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  
矣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至愚矣譬  
白公之畜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故  
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  
保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此明盈難久持理之必然也夫金玉滿室  
徒為潤屋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  
而趨雖有智者莫之能守故象有齒而焚

身雖畏犧而斷尾禽獸尚如此人何不思  
之嚴君平王弼本作金玉滿室  
富貴而矯自遺其咎

遺與也富則人求之故便欺物貴則人下  
之故好陵人欺陵日恣殃咎必來非自與  
而何君平曰金玉之與身而名勢之與神  
若水若炭勢不俱存故名者神之穢也利  
者身之害也養神之穢積身之害損我之  
所成而益我之所敗得之以為利失之以  
為害則彼思慮迷而趣舍悖也又曰益我  
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患生於我  
不由於人福生於我不由於天陸希聲曰  
持大器而滿盈雖懼之不如早止居大位  
而亢極雖憂之不如早退揣勢利而銳意  
雖得之不可永保貪金玉而滿堂雖有之  
不能長守貴而矯則得其禍富而矯則益  
其過矯生乎心咎自於己豈可怨天尤人  
乎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此結義也夫大功既成顯名已遂而不知

休退者何人哉高鳥盡而良弓藏狡兔死  
而獵狗烹勢使然也惟體天道之盈虛知  
進退存亡者至人哉外物盈滿理必傷生  
與其銳心於富貴不  
若抱一而無咎故次  
之以載營魄抱一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手

道家以陽神曰魂魂樂生陰鬼曰魄魄好  
殺魂則遊魄則靜白虎通曰魂者云云也  
營者不定貌故謂魂為營也舊說載乘也  
營魄也又謂營護陽氣也魂為陽精魄為  
陰靈陽精喜動遊故仙書有拘留之術陰  
靈喜浮感故仙書有制伏之法使其形體  
常乘載陽精陰靈抱守太和純一之氣令  
無散離永保長年矣夫道之抱一如鑑之  
含明明豈離鑑乎此教人養神也今解曰  
人欲抱一之術當令心無散離若無散離  
者即是乘載魂魄抱守純一之道也能如  
嬰兒乎下皆以此義釋之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舊說曰專一也任也氣者沖和妙氣又自  
然之氣也夫人卓然獨化稟自然沖和妙

氣氣降形生自無染雜若乃專任沖妙知見都忘氣自純和形自柔弱不為衆惡所害是得嬰兒之全和也此教人養氣也今解曰能如嬰兒乎者言人欲專氣致柔之術當如嬰兒純和若能如嬰兒純和即是得專氣致柔之術也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舊說曰滌洗也除遣也玄覽心照也疵瑕病也人當洗滌塵垢除遣五情內外清虛心照萬事瑕疵之病瑩然不生此教人修心也自此上三事約人修身自此下三事勸人治國經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天下其德乃溥也今解曰人欲洗心除垢冥察內外之事能自省已躬無疵瑕之病即是滌除玄覽之法也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舊說曰治國者愛民如赤子臨政不可苛虐賦役不可傷性務農簡事使民各遂其業而安其生斯無為之化也今解曰人君欲愛養萬民令不傷天性治國務農使無

繁細當能清靜無為即是愛民治國之術也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天門者自然之門也自然生太極太極生天地天地生陰陽陰陽生萬物萬物生死由之而往來故謂之天門開闔散施闔謂歛歛開則生成闔則衰滅雖生萬物而未見其生者雖死萬物而未見其死者生生死死而莫見其形得不謂之自然乎能體自然其唯大人乎大人量包宇宙氣舍陰陽所為雌靜則生死王衰不入于宵中雌靜者自然之妙用也此戒治身治國者當以雌靜是守舊說曰天門者北極紫宮之門也天有北極星在紫宮之內宮內又有五帝迭相休王故門有開闔也闔則為春闔則為否故春時青帝門開餘門皆闔四時之例如此且五運終始曆數之變與廢不常唯聖人知天命常守雌靜則不為變動所傾故永亨元吉也或以治身論者天門謂鼻口也開闔謂喘息呼吸也

言人雌靜柔和則氣息深遠絪縕微妙致其精神恬然自在無為也今解曰天門開闔休王者乃曆數之常唯能雌靜謙下故陰陽不能移寒暑不能變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舊說曰明謂慧照也治身者雖有慧照之心聰明通達若無見聞治國者其德明白如日月之照四達海內當塞聰蔽明能如無知使天下百姓日用不知是謂有道今解曰欲得智慧明白四達天下者先須收視反聽常守無知即是明白四達之原也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言修身治國能行上六事即知道之生物不塞其原任其自成而已德之養物不禁其性全其素分而已萬物卓爾獨生聖人豈有乎哉群類各自營為聖人何恃乎哉物自長養聖人安所主宰乎哉斯乃忘功忘物洞入冥極是謂玄德也王弼曰玄德者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者也

專氣致嬰兒之和則物歸如輪之極故故次之三十幅共一轂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此明有無功用相資而立周禮考工記說車蓋圓以象天與方以法地三十幅以象一月之數夫月之懸天流行不息車之輾地運轉無窮是故車以象月三十日共一月亦猶三十幅共一轂耳當其轂中空虛輪得以轉行車中空虛人所以載其上故其空無之處是有轉行容載之用也君平以謂太古聖人之牧民也因天地之所為不事乎智巧飲則用瓢食則用手萬物齊均無有高下及至王者有為賦重役煩百姓罷極上求不賦貢獻遠男女負戴不勝其任故智者作為推轂駕馬服牛負重致遠解緩民勞後世相承巧作滋生雕琢斑駁朱輪飾以金銀加以翠璣一車之費足以貧民是以老氏傷創作之害道德明為善之生禍亂也故舉車器室三事說有無利用之相資因以垂戒云  
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埏和也埴結土也謂工人範和黏土陶成形器取其器中空無之處是有感受諸物之用也君平以謂道德衰廢之時憂患攻其內陰陽賊其外民人薄弱羸瘦多疾是故水火齊起五味將形生熟不別乾漬不分故智者埏土為器以熟酸鹹遂至田獵奢淫殘賊群生剝胎殺穀以順君心雕琢珠玉以為孟盤撲散為器一至於斯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鑿穿也半門曰戶門傍窻謂之牖門戶窻牖亦通稱也古者穴處謂穿鑿穴中之土以覆其上為戶牖居室也取其室中空無之處故人有安存出入之用也君平以謂人心既變萬物怨恨蟲蛇起毒蠱作禽獸害人於是巖穴之中不足以禦患難全性命終天年故智者為作居室上棟下宇穿窻候望堅關固閉開闔疾利蜂蟻不得入禽獸不得至而後遂至華臺危閣阿房之殿大關守險築城為固士卒疲倦死者無數然而上世以為治後世以為亂者此乃

有無利用相因之弊蓋在乎人爾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此解上三事明有無相資俱不可廢故者之以為利利在乎器也無之以為用用在乎空也夫器之為利也必存其外外資空用而成空之為用也必虛其內內藉器利而就故無藉有以為利而有藉無以為用也無則同乎道有則成乎器形而上者曰道無形也道雖無形必資有以彰其功形而下者曰器器有體也器雖有體必資無以成其用故器非道不能應用道非器不能顯功亦如轂中有輻器中有物室中有人成因無以利有因有以用無也若夫治身則神為存生之利虛為致神之用故無能致用有能利物利物在乎有而致用在乎無無者虛靜之謂有者神明之謂也神明則妙有虛靜則至無妙有之利在手存生至無之用在乎致神存生致神之利用不出乎妙有至無也車器之設用無而有是色故以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五色之設本以彰五行之象黼黻文章別尊卑之節斯則五色之用也而後世為錦繡之麗青黃悅目逐物外遷傷精夜明不能徹視無色之色非盲而何五音之設本以彰五行之聲金石絲竹通天地之氣斯則五音之用也而後世作鄭衛之聲淫哇悅耳耽營不已蕩性塞聰不能冥聽無聲之聲非聾而何五味之設本以彰五行之

和鹽梅調適養人倫之損斯則五味之用也而後世有熊掌之嗜芻豢羹口饕餮無厭濁神穢真不能內嘗無味之味非爽而何爽亡也差失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田獵者國之常禮以講武事示民時也天子諸侯每歲三田一為乾豆祭祀宗廟也二為賓客交二國之好也三充君之庖食以時也時之不田則曰不恭田不以時則謂之暴天物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若不

遵法度馳騁逐境禽荒無節暴物傷農登崖踰險心神發亂非狂而何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金銀珠玉難得之貨人若貪取無厭求求不已則道行妨傷而身多勞辱也君平曰五色重而天下盲五音調而天下聾五味和而天下暗田獵興而天下狂珠玉貴而天下勞幣帛通而天下傾是故五色者陷目之錐五音者塞耳之椎五味者斬舌之鐵田獵狂惑之帥利遠方之貨天下之所以達也貴難成之物天下之所以微也凡此數者變而相生不可窮極難明而易滅難得而易失也殃禍之閭危亡之室也求之以自賊居之以自殺也此上戒君王而下訓兆民也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聖人謂有道之君也有道之君任聲色之外馳養浩然之內景腹者受物養實其腹則不逐物故內全而神王是以聖人法之而為腹也目者著色役亂其目則逐物移

故外盲而精喪是以聖人戒之而不為目也去彼取此者令人去目之逐物取腹之內全也脫悅聲色則我辱及之不貴難得之貨而寵榮可待故次之以寵辱寵辱若驚

寵者謂富貴慶賞諸吉也辱者謂貧賤刑罰諸凶也達道之士以形骸為逆旅生死如贅癘不榮通不醜窮知軒冕之去來外物之寄託耳豈有寵辱係懷而驚惶哉此言寵辱若驚謂中人耳中智之士處安而慮危得寵而知辱故皆如驚世俗趨末則驚辱中智觀本故驚寵故曰寵辱若驚

貴大患若身

貴者尊愛之稱大患者軒冕寶貨外物養身之屬也至人知身非我有而高外之况尊愛他物乎今世人謂軒冕寶貨可以資生故貴之如身而不知身與物皆是大患之本不足貴也

何謂寵辱寵為上辱為下

開元御本作寵為下言人得富貴慶賞者恃寵而憍盈則生禍因寵獲禍則寵為辱

本故曰寵為下河上公本作寵為上辱為下於經義完全理無迂闊下文解之其義詳矣皇甫謐本亦作寵為上辱為下言以得為上以失為下也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結義也夫世俗據其富貴操之則慄捨之則悲未達得失之非我故皆驚懾也中智之士知禍福循環譬如糾纏得其寵榮必有倖辱故戒之持勝如失之驚也列子曰趙襄子使使攻翟取二邑而有憂色謂無積德而有重功不可不戒懼也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此得之若驚也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何謂者再問答張本以起後義也吾者汎舉自稱夫人所以有大患者謂其有身也且人之身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性全生之具而貪生太厚者動入死地故大患隨之是由封執塵累矜其有身也若能外其身不以身為身忘其心不以

心為心冥乎造化同乎萬物使行若曳枯木坐若聚死灰則向之寵辱大患何緣及之故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齊物論子綦謂顏偃曰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夫遺照坐忘尚諸患莫侵況體合自然者乎無者忘也外也或以無身為滅壞空寂者失若氏之宗旨矣

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自無身而上汎論士民驚執寵辱致其大患也自貴愛而下專說王者未能兼忘天下故有寄託之名耳然寄託之說實非上德之君若乃游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者則可復太古之風矣陸希聲曰若以得失動其心物我存乎懷則寵辱不暫寧吉凶未嘗息安足為天下之正居域中之大乎唯能貴用其身以為天下愛用其身以為天下者則是貴愛天下非貴愛其身也夫如是則得失不在已憂患不在身似可以大位寄託之猶不敢使為

之主而況據而有之哉此大道之行公天下之意也開元御本作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御注曰此章首標寵辱之戒後以寄託結成者夫寵辱若驚未忘寵辱貴愛以為未

忘貴愛故以辱校寵則辱不如寵以貴方愛則貴不如愛驚寵辱者尚有寵辱介懷存貴愛者未為兼忘天下故初則使驚寵如辱後欲令寵辱俱忘假寄託之近名辯兼忘之極致忘寵辱則無所復驚忘身則

無為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近名王弼本作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則可以託天下矣愛以身為天下者則可以寄天下矣弼注曰無物以易其身故曰貴如此乃可以託天下也無物以損其身故曰愛如此乃可以寄天下也不以寵辱榮患損易其身然後乃可以天下付之也正經今取莊子在宥篇所引為定王弼本次之注解輔嗣希聲為優疑開元御本校勘時以別本增損有失古意寵辱皆驚未克操持其心唯達者順道無形故次之以視

之不見

視之不見名曰夷

夷古本作幾幾者幽無象也易曰幾者動之微雖有此義今存而不論

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

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道之難狀難說也如是聖人不得已而強為之名耳且道非色不可以目視而見故於無色之中能色衆色因而詔之曰夷夷者平也謂漠然平夷無涯淡貌在色而無色也道非聲不可以耳聽而聞故於無聲之中能聲衆聲因而詔之曰希希者疏也如物之希疏無擊觸之聲在聲而無聲也道非形不可以手持而得故於無形之中能形衆形因而詔之曰微微者妙也微妙無質礙在形而無形也唯至人以神視可見無色之色而出於衆色以氣聽可聞無聲之聲而出於衆聲以心察可得無形之形而出於衆形言此希夷微三者皆道之應用強名豈可以為實有而得致詰責問

哉故當混合而冥為至一耳君平曰夫鴻

之未成剖其卯而視之非鴻也然其形聲

首尾皆已具存此是無鴻之鴻也而況乎

未有鴻卵之時而造化為之者哉由此觀

之太極之原天地之先素有形聲端緒而

不可見聞亦明矣不以視視者能見之不

以聽聽者能聞之不以循循者能得之不

以言言者能辯之是故無形之形天地以

生謂之夷無聲之聲五音以始謂之希無

緒之緒萬端以起謂之微此皆先賢舉其

進道之方也若夫能忘其視聽冥其循持

混一都無則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

物

夫形色之物皆有涯分不能出其定方唯

道超然出於九天之表而不為明存乎太

極之先而不為高使其學者居上與日月

齊照而其光不皦沈然沒於九地之外而

不為暗流乎六極之下而不為深使其學

者在下與瓦甃同寂而其明不昧而繩繩

運動無窮無絕生育萬物而道不屬生物

自生爾變化萬物而道不屬化物自化爾

萬物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而不可指名於

道也既而尋本究原歸於杳冥復於沈默

斯乃道之運用生化之妙數也故曰繩繩

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繩繩接連不絕之貌

又無際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夫歸於無物者非空寂之謂也謂於無形

狀之中而能造一切形狀於無物象之中

而能化一切物象欲言有邪而不見其形

是即有而無也欲言無邪而物由之以成

是即無而有也有無不定是謂惚恍惚無

也言無而非無恍有也言有而非有故曰

惚恍爾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夫道先乎天地長於上古湛然何來莫知

其始故迎之不見其首而又終古不息後

乎億劫寂爾常存莫知其終故隨之不見

其後此使人廓其靈臺而法其道體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古道者無形無名天地之原萬物之宗也

即視不見聽不聞之道也老氏使其治身

治世者執持上古無為自然之道御御即

今有為煩撓之俗歸乎淳風復乎太始使

各正性命不遷其德是謂知道之綱紀也

視聽莫詘恍惚無狀能執持古道以御今之有為者其唯若士乎故次之以古之善者為士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二

第二

六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三

卷三

碧虛子陳景元纂

道經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言上古善以自然之道治身治國而為士

者其德用淵微神明遠妙智照望冥精誠

通達是以體貌深厚孰能知識考故故道

大似乎不肖列子居鄭而人莫識此乃古

之善為士者也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有道之士德量深遠難可知識恐後世無

以為師法故強為說其容狀指陳表儀謂

下文也

豫若冬涉川

豫猶豫也言有道之士順從自然弗違萬

物不為福先不為禍始然而舉事退藏輒

加重慎雖履坦途常憂沒溺有如寒暄之

月揭涉長川其心豫然而疑難恐沈於不

測之淵也

猶若畏四鄰

有道之士常履虛無而不敢有為故出處

而深思猶然而畏慎謹於去就而慮幽明

之司察有如世人避禁而畏四鄰之竊知

此戒之深也

儼若客

有道之士儼然端謹心無散亂如賓對主

人曷敢造次言無事無為也如東郭順子

正容悟物使人意消故田子方師仰之李

舍光居于暗室如對君父故司馬子微激

賞之比可謂能儼若客也

渙若冰將釋

有道之士外雖矜莊內心閑放其智智如

春冰之釋渙然泮散凝滯都亡

敦兮其若樸

敦者淳厚貌樸者質素貌又形未分曰樸

言有道之士天資淳厚質素未分語默恬

和無文飾也

曠兮其若谷

曠者寬大之稱谷者含虛之竅言有道之

士德淳厚而不顯器寬大而含容任善惡